



文学
咖啡
厅

2



茨威格 文学代表作

Stefan Zweig

[奥]斯蒂芬·茨威格·著 高中甫·等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茨威格文学代表作

〔奥〕茨威格 / 著

高中甫 / 等译



文学咖啡厅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茨威格文学代表作 / (奥) 茨威格著; 高中甫等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6. 9
(文学咖啡厅)
ISBN 7 - 80195 - 528 - 5

I. 茨… II. ①茨… ②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奥地利—
现代 IV. I52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9298 号

茨威格文学代表作

作 者 [奥] 茨威格著 高中甫等译
责任编辑 王立柱
责任校对 刘晓艳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31.75
字 数 46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195 - 528 - 5/I · 318
定 价 46.00 元

茨威格



出版前言

斯蒂芬·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著名小说家，被公认为二十世纪出类拔萃的文学大师，他23岁在维也纳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多才多艺，诗、戏剧、小说、传记、随笔皆有成就，他的作品受弗洛伊德心理学影响，运用现代心理分析，探索和描写为情感所驱使的人的精神世界，他通过敏锐细密的观察和多情婉转的文笔，刻画男女主人公的心理，展现无常多变的人生，在全世界拥有无数的“茨威格迷”。

茨威格作品众多，全球销量极大，本书主要收录他具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及传记、散文。早期小说《生命的奇迹》是1904年他大学未毕业时出版的小说集中的一篇。在被茨威格自称为“链条小说”的三本小说集中，第一本《初次经历》（1911年）写人的儿童期，如《灼人的秘密》通过孩子和少年的不同视角来揭露成人爱情生活中表里不一的双重性，深刻的社会批判寓于纯朴真挚的感情抒发和优美迷人的景色描绘之中，显示了茨威格小说的出众才华。第二本《热带癫狂症患者》（1922年），则深刻展示成年男女的激情，最著名的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第三本《情感的迷惘》（1927年）进入人的老年期的情感描写，《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和《一颗心的沦亡》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而这第二、三本小说的创作正是茨威格中短篇小说炉火纯青的时期。

茨威格后来回忆他这段创作的辉煌时期时说：“在那几年，有位客人造访我家，并且在我家落户定居，这是一位我从来不敢期望的客人，它就是‘成功’。”他还不无得意地说：“我的中篇《热带癫狂症患者》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广为流传，通常只有长篇小

说才能如此。它们被改编成剧本，公开朗诵，拍成电影。”“我发表的每一本书在德国第一天便出售两万册，报上还没有登出任何广告呢。”他的书被拍成电影后，译成各种文字畅销全世界，销量多达数百万册。

他的传记作品《三大师》、《与魔的搏斗》、《自画像》等，分别剖析了驰名世界的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托尔斯泰，以及尼采等人的内心世界，那富含着诗意和哲思的精彩文笔，伴随着感人至深的激情，读来令人叫绝。

然而，作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犹太作家，他也写了一些反战小说如《看不见的收藏》等，也因此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他的作品被焚禁，人被驱逐，法西斯剥夺了他写作的权利，实际上也夺去了他生存的权利。在经过一番流离失所之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杀。去世前创作了最后一部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本书因篇幅有限未收）。他在绝命书里写道：“使用我自己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而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亦已自我毁灭，而我的力量经过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后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精神上的脑力劳动，是最纯真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

是的，我们今天编辑此书，正是为和广大读者再一次体味茨威格那深刻的人生感悟。本书编辑成书得到翻译家高中甫先生的鼎力支持，在此对他及其他译者表示感谢。

九州出版社

2006年8月





目 录

一、中短篇小说

- 生命的奇迹 / 3
灼人的秘密 / 57
热带癫狂症患者 / 114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 158
情感的迷惘 / 194
恐惧 / 257
一颗心的沦亡 / 299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 326
看不见的收藏 / 381

二、人物传记

- 三位文学大师 395
 巴尔扎克 / 395
 狄更斯 / 421
 陀思妥耶夫斯基 / 444
与魔鬼搏斗的尼采 447
 没有人物的悲剧 / 447
 双重肖像 / 451
 第七重孤寂 / 454

深渊边上的舞蹈 / 458	
托尔斯泰的肖像	464
序言 / 464	
肖像 / 467	
生命力和它的对立物 / 470	

三、散文

纽约的节奏 / 485	
巴贝尔塔 / 490	
向书致谢 / 494	
绝命书 / 496	

附 录:	497
茨威格著作年表 / 497	





一、中短篇小说

茨威格



文学咖啡厅

生命的奇迹^①

献给亲爱的朋友汉斯·缪勒

一缕缕灰色的云雾低低地压在安特卫普的上空，把整个城市裹在它那厚重的闷热的雾层里。一座座房屋转眼间消融在一层薄薄的轻烟中，一条条街道的走向渺茫难辨。但在天上从云团里发出一声轰响，一声嗡嗡的呼喊，像神说的一句话，那是教堂塔楼的钟在发出低沉的哀鸣和请求；塔楼溶化在这浩瀚、狂暴的云雾海洋里，这雾海填满城市和乡村，在遥远的港湾，团团围住那大洋里躁动不安、静静滚动的潮水。某处，有一线暗淡的光在跟这潮湿的烟云搏斗，想要照亮一块显眼的招牌，但只有那粗硬的喉管里发出的模糊不清的嘈杂声和笑声告诉人们，那是一个小酒馆，里边聚集着怕冷的人和讨厌坏天气的人。胡同里，空无一人；一旦有人路过，那也总像一道短暂的闪光，急速溶入雾中。这个星期日的早晨，就是这样令人不悦，无精打采。

只有那些钟在呼喊，在不停地呼喊，仿佛雾要窒息它们的发声一般感到绝望。因为虔诚的教徒毕竟是少数；外来的异端已踏入国土，就是那些没有叛教的人，也懒于敬奉主。这样一来，清晨的一团浓重的云雾便足以使许多人背离自己的义务，干瘪的老太婆不知疲倦地嘟嘟囔囔地数她们的十字架念珠，穷人身穿朴素的礼拜日专用长袍站在那里祈祷，我们都消失在教堂的那些又深又暗的厅堂里，处处祭坛和小礼拜堂的闪光的金饰和亮晶晶的做弥撒的服装像柔和的火光交相辉映。雾气像透过高墙渗漏进来，这里也像陷入沉思的

① 本篇收入茨威格1904年大学未毕业时出版的小说集《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



空荡荡的街道一样，充满悲郁的叫入冷得发抖的气氛。因为没有阳光，连清晨的布道也是冷漠的，苦涩的：这布道是针对基督教徒的，语调里强压着暴怒，在这暴怒中仇恨和自恃力量强大结为一体，因为宽容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从西班牙给教士们带来了愉快的消息，说新国王以众口称颂的威严服务于宗教事业。与最后的审判所描述的恐怖相结合的，是对未来时代提出警告的隐晦的语句，这些话大概在无数听讲人的座位中一排排地小声传播开来，却在黑暗处隆隆地空空落地，犹如在令人颤抖的湿冷的空气中冻结成冰。

在布道的时候，有两个男人穿过教堂大门急步走进来，因为他们裹在又高又严的大衣里，头发散乱地遮着脸，一眼望去无人认清是谁。那个身材高大的人一把拉下裹在身上的湿外衣，露出一张清秀但很不寻常的面孔，那脸上富态的资产者的线条与他那富商老板的发型十分相配。另一个人则比较奇特，尽管他的穿着不很时髦，但他那温文尔雅的举止与他那张颧骨略高的农民式的但心地善良的脸，是和谐一致的，一大堆下垂的白发给他这张脸增添了一层福音派新教徒的宽容。他们二人做了一次短时的祈祷；然后，那位老板招呼他的年长的同伴跟他走，他们小心翼翼地慢步走进侧厅，里面几乎是一片黑暗，因为蜡烛在潮湿的房子里不停地颤抖，在五颜六色的窗玻璃前是一直无心散开的浓翠的云。在侧面的一个小礼拜堂里放着有遗产家族的大部分捐赠物和许下的誓愿；就在这个小礼拜堂前边，老板停住脚步，用手指着对面的一个小祭坛，简短地说：“它在这儿。”

另一个人走近一些，把手遮在眼睛上方，想透过朦胧的光线看得更清楚一些。祭坛的一侧挂着一幅很亮的画像，在黑暗中这画像的色调显得更柔和更生动，这位画家的目光立刻就被吸引住了。这便是那张心脏被剑刺穿了的圣母画像，尽管有痛苦有悲哀，但它显得极其温柔，极其宽容。这位玛利亚的头非常漂亮，这圣母简直就像一位处在充满幻想的花季的少女，一种淡淡的哀愁衬在她那天真无邪的妩媚的微笑上。向下飘垂的浓密的黑发轻贴在一张苍白瘦削的脸上，双唇透着炽热的红色，像一个紫红色的伤口。线条是少有

茨威格



文学咖啡厅

的细腻，有些线条像眉毛的细纤稳稳地一描，就在那温柔的面孔上平添一道充满渴望的光和一种俏皮的美；一双深色的眼睛是耽于梦想的，像来自另一个多彩的可爱的世界，只是一种可怕的痛苦使她离开了那美丽的世界。两只手顺从地轻轻叠放着，胸脯好像由于恐惧而在那冷剑刺入时微微地颤动，她那伤口流出的血染红了那把剑。所有这一切沉浸在奇异的光辉里，她的头从上到下闪着金光。就连她的心流动着的也不像是温热的血，而像是教堂彩色玻璃在日光照射下反射出的花萼的魔光。而那不断消散的晨曦还在吸收这幅画像最后的世俗的亮光，使得罩在这位可爱的少女头上的神圣的光环像真实的火花一般熠熠生辉。

这位画家一直在赞不绝口地欣赏这幅画像，突然间他转移了注意力。

“这是我们当中谁也画不出来的。”

老板点头表示赞同。

“那是一个意大利人。一个青年画家。不过这里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我想从头给您讲起，而您本人也应该如此，您知道，他为您安放了拱顶石。您瞧，布道结束了；除了教堂，我们还要为这事寻找别的场所，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我们的努力和我们共同的工作。我们走吧！”

画家又踌躇地站了一会儿，才转身离开那幅画像，那画像似乎变得越来越明亮，如烟的黑暗仿佛力图变亮，云雾围着窗户构成的拱形越来越呈金黄的颜色。当他还在专心致志地看画，落在后面的时候，他几乎觉得，那孩子般双唇的淡淡哀愁的皱褶好像消失在微笑里，向他展示了新的美色。他的同伴已经走出去了，他不得不加快脚步，好在大门口赶上他。像来时一样，他们又一起走出了教堂。

早春的清晨披在城市身上的沉重的雾衣，现在已经变成了黯然无光的银白色的薄纱，像尖形的编织物缠住隆起的屋顶。湿漉漉的条石路面像钢铁一样闪光，清晨最早的熹微的阳光讨人喜欢地在路面上嬉戏。二人穿过弯弯曲曲的小巷朝明亮的港口走去，这位老板就住在那里。他们慢步朝那里走，沉浸在思考和回忆中；老板的故

事很快便言归正传，比他们梦游般行走的步伐还要快。

“我已经给您讲过，”他开口说，“我年轻的时候去过威尼斯。为了免得做事总是犹犹豫豫，我并不十分笃信基督教。我不去管理我父亲的营业所，我跟那些整天寻欢作乐的年轻人一起坐在小酒店里喝酒、耍闹，也和别人一样会在桌子上扯着嗓子唱下流小曲，说脏话。我从来不想返回家乡。我的生活是轻浮的，正像我父亲从家里紧急写信时说的那些威胁我的话一样：他们了解我，而且警告说，这放荡的生活会把我毁掉的。我只是一笑置之，有时也有恼火的事：猛猛地喝上一口甜的红葡萄酒，就能把一切苦楚忘得一干二净。葡萄酒要是不能消愁，妓女的一个吻就可以解闷。我拆开那些信，然后撕成两半：我喝得酩酊大醉，我想不出有什么出路。但在一天晚上，我摆脱了一切。这种状况是很少的，我今天还有这种感觉；显然好像有一个奇迹为我开辟了道路。我坐在我的酒馆里：今天我还能看见它跟它的烟气和我的那些酒友在一起。妓女们也都在，其中的一个长得非常美；我们很少像这一夜闹得这么凶，那一夜雷雨轻鸣，阴森可怖。当一个放浪的故事刚刚引起哄堂大笑时，我的仆人突然走进来，递给我一封信，那是信差从法兰德斯送来的。我很生气，我不爱看我父亲的信，因为信里老是提醒我牢记我的义务，勿忘侍奉基督，这两桩事早就被我给淹死在酒里了。我想把信收起来：这时，我的一个酒友跳了起来，他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善于随机应变，精通骑士的一切本领。‘别听癞蛤蟆叫！这跟你有什么相干！’他喊着把信抛在空中，一伸手抽出他的军刀，熟练地把那张向下飘落的信纸深深地刺向墙里，弄得那闪着亮光的有弹性的军刀直颤。他小心地把刀抽回来——那封还没看的信就留在原处了。‘这个蝙蝠就贴在那儿吧，’他嘿嘿地笑着说。其余的人都鼓起掌来，那些妓女快活地朝他跑去，大家举杯向他祝酒。我自己也在笑，跟他们一起喝酒，强迫自己参与狂欢，这样一来，我就把信和父亲，上帝和我自己，全忘在脑后了。我们离开那里时，那封信我连想都没想；我们到了另一家酒馆，在那里我们的狂呼暴饮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从来没有像那次似的烂醉如泥，一个妓女如同罪恶一般的美……”



茨威格



文学咖啡厅

老板不知不觉地站住，用手一次又一次地抚摩前额，好像他要从自己的头脑里抹去一种令人不快的情景。画家立刻发现他的回忆的痛苦，不去瞅他，却像好奇似地把目光停留在一只张帆疾行的三桅帆船上，它正撑满帆向港口靠近；他们俩慢慢地走到港口的一个五颜六色、杂乱无章的堆物那里。沉默没有持续很久，讲述人赶快继续说下去。

“您可以想象得出结果会怎样。那时我年轻，很糊涂，可是她是放肆的，美丽的。我们一起走了，而我却烦躁不安，欲火中烧。但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当我躺在她那诱人的臂膀里，她的嘴压在我嘴上时，这柔情在我看来却变得不那么疯狂了，可以说是变成了不得已的回报；她的嘴唇以奇异的方式使我记起往日在父母屋里的晚上温情的问候。有一次，也真奇怪，而且令人难以相信，我躺在这个妓女的怀里竟突然想起我父亲的那封被揉皱刺破的没读过的信。我当时仿佛觉得我的酒友的一剑是刺进我的鲜血直流的胸膛。我一跃而起，那样突如其来，那样脸色苍白，吓得那个妓女眼睛发直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羞于说出我的愚蠢的恐惧心理，我因为这个陌生的女人而感到害羞，我是躺在她的床上，安享她的美色；我不想把我这一瞬间的愚不可及的思想告诉给她。但此时此刻，我的整个生活都变了样，今天和当时我都觉得，只有上帝的怜悯才能左右这件事。我把钱扔给她，她勉强地拿了钱，因为她怕我瞧不起她，她喊我德意志傻瓜。但我什么也没听见，我风风火火地冲进寒冷的雨夜里，像一个绝望的人对着河道大声朝一只小船叫喊。终于来了一只小船，它要用金币当船资，但我的心由于突如其来的、冷酷无情的、不可理解的恐惧而跳个不停，除了那封信，我脑子里什么都不去想，一个奇迹这么突然地又使我记起了那封信。到达那个酒店，我像发了热病似地急于看到那封信的内容。我像一个发狂的人突然闯进酒店，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我的酒友们快活而又惊奇的呼唤，几步跳上一个杯盏乱响的饭桌，从墙上撕下那封信就跑开了，根本没管身后的无礼的嘲讽和愤怒的咒骂。在酒店附近的一个角落里，我用颤抖的手打开那封信。天空阴云密布，大雨如注。风

撕扯着我手中的信纸，直到我用充血的眼睛看清所有字迹之前我都没松手。上面只有几句话：我的母亲病危，希望我能回家。像从前那样的申斥和责骂的话一句也没有。但当我看到那刀刃正好穿过我母亲的名字的时候，我心里感到万分羞愧……”

“一个奇迹，一个显而易见的奇迹信号，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但对那为他而产生的人却是好的。”画家嘟嘟囔囔地说，这时讲述人激动不已地陷入沉默中。他们又肩并肩无言地向前走了一会儿。远处，老板的豪华的房舍迎着他们闪着亮光。当老板抬头发现他家时，他赶快继续讲下去。

“让我说得简短点吧，至于这一夜我是多么痛苦多么懊悔地熬过的，我就不对您讲了。我只对您说说第二天早上我是跪在马库斯教堂的台阶上就够了，在那里我热情地发狂地许下誓愿说：如果圣母对我大发慈悲，使我得到母亲的原谅和祝福，我就为圣母建一座祭坛。当天我就起程了，我时刻怀着绝望和恐惧地奔向安特卫普，不顾一切地冲向我父母家。

“我的母亲站在大门口，她已经老了，脸色很苍白，但很健康。她见到我，高高兴兴地迎着我张开手臂，我呢，大哭了一场，诉说我忧虑了多少天，因刺伤母亲的心又有多少夜在羞愧难当中煎熬。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完全变了样，我敢说那是一个好的生活方式。我所占有的最可爱的东西，就是那封信，我把它砌在这座房子的基石里了，是我亲手砌的，我曾设法来完成我的誓愿。回到家里不久，我就派人建造了那个祭坛，这您是看见了的，我还尽一切努力把祭坛装修得庄严肃穆。因为我不了解那些秘密，而这些秘密您是知道如何用您的艺术去探索，我只想要献给圣母一幅庄重的画像，要知道她还向我显过灵呢，所以我写信给我威尼斯的一位好友，请他给我介绍一位他所认识的最优秀的画家，让这位画家为我完成我的心中的这件作品。

“几个月过去了。有一天，一位年轻的画家来到我家门前，说他是被介绍来的，向我转达了我朋友对我的问候和写给我的信。这位意大利画家的奇特的无比忧郁的脸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完全不像



茨威格



文学咖啡厅

我在威尼斯狂欢滥饮时的那些吵吵闹闹的酒友。大家宁愿把他当作修道士而不是当作画家来接待，因为他是黑黑的瘦高个儿，他的头发是简简单单分开的，他的面容是那种守夜人和苦行僧样超俗的苍白。信和这好的印象，打消了我的关于这位艺术家是否过于年轻的思虑；我的朋友在信中告诉我，说意大利的那些老画家比公爵还骄傲，就是高薪聘请也很难说动他们离开故土，在家乡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是朋友和女人，爵爷和百姓。是一个偶然的选定了这位年轻的艺术家；他因为一个莫名的原因渴望离开意大利，这对他来说比之于一切金钱的报酬都更紧迫，实际上在家乡，大家也了解这个青年画家的价值，也很尊敬他。

“我朋友介绍来的这个人，是一个安静的内向的人。他的生活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模模糊糊地预感到，有一个美丽的女人对他的命运深表同情，他就是因为这原因才离开故乡的。虽然我没有什么证据，我总觉得这样的行为是异教的，非基督教的，但我认为，那幅您看到的画像，他是在没有模特儿也没做太多准备的情况下在很少的几周内凭记忆画成的，它具有他所爱的那个女人的特征。每当我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我总会发现他怎样重新品味您看到过的那同一张可爱的面容，或是他如梦幻般沉浸在观察中。画像完成以后我隐隐地担心它失去神性，担心他把一个妓女当圣母来画；当我劝他做第二幅画像选择另一个形象的时候，他一声没吭。第二天，当我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已经离去了，一句告别的话也没有留。我踌躇地带着这幅画像去装饰那个祭坛；当我询问教士时，他不假思索便准许了……”

“他做得很对，”画家几乎很激动地插口道。“不按照我们遇到的女人的美，我们该从哪里知道如何描绘我们可爱的女人的优雅的美呢。如果我们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那么，为了表现最完整的形象，人之中最完善的形象不就必然成了不可见的事物一个仅只黯然无光的衬托了吗！我是您选中的做第二幅画像的人，我是一个穷人，这些穷人离开了自然就画不了画，他们天生不会凭想象作画，他们总是通过勤恳模仿真实来完成他们的作品。为了画



好圣母的画像，若是我选择不是我最可爱的人做模特儿，通过一个罪恶女人的脸来展示纯洁无瑕的女人是罪恶的，但能搜寻美，我能画那个脸上可以向我展示我们圣母大部分特征的女人，我在我的梦想中看见过她。您要相信尽管是一个罪恶的人的脸，如果您以虔诚的热情画它，在它的特征上就会连一点点贪欲和罪恶的残渣都不会留下；作为在尘世妇女脸上的表情里的一个标志，这种纯洁无邪的魔力常常一直在起作用。这种奇迹我时常亲眼看到。”

“不管怎样——我信任您。您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成熟的人，所以您认为这里没有任何罪恶……”

“相反！我认为这是值得赞赏的，只有那些新教徒和其他教派的信徒才强烈反对装饰奉神之所！”

“您是对的。但我请您尽早开始画这幅画像，这没兑现的誓愿像一团罪恶的火在我心中燃烧。经过了二十年，我忘记了这第二幅画像：最近，当我看见我女人的那张忧伤的脸，看见她在我孩子的病床旁痛哭流涕时，我才感觉到这罪过，想起我的誓愿。您知道，这一次圣母创造了一个治病救人的奇迹，那个病是所有医生都绝望地避开了的。我请求您能尽快完成这幅画像。”

“我尽力而为就是了，坦白地说吧：在我漫长的绘画岁月里，几乎没有一个作品使我感到这样难，因为如果它不应该作为一个拙劣匠人的粗制滥造的东西与这位青年画家的画像并列——我渴望对那幅画像了解得更多一些——那么神的手就必须和我的作品同在。”

“这样的人向来都是可靠的。一切顺利！大胆地创造您的作品吧。我希望您能很快把令人喜悦的消息送到我家里来。”

老板在他家门口又一次跟他亲切地握手，充满信任地望着他那双像山涧里闪光的湖似的眼睛，眼睛周围是错落的尖石和陡坡，它们从那张粗野的德意志的有棱有角的脸上往外射出蓝色的光。画家有一句答话已到嘴边但又大胆地吞了回去，他紧紧地握了握伸过来的手。二人就这样相互充满理解地分别了。

画家慢悠悠地沿着码头踱步。这是他的习惯，当工作还没把他拴在屋子里时，他总是这样。他爱这粗犷的多彩的景象，他的工作